

小小小说

周老师

□崔立



课间，班主任周老师进教室时，刚好看到学生们往靠后墙的楼下扔各种塑料饮料瓶或是易拉罐，一只只颜色不同、体积大小不同的瓶子罐子像长了翅膀飞了下去，然后是听到跌落的脆响声。

“你们这……”周老师大喊了一声，扔瓶子罐子的手都停了下来，但还是有一只塑料瓶子不受控制地被扔了下去，跟随着发出一记响亮的脆响。那是调皮鬼李文华略显黝黑的手。看到周老师的眼睛瞪向自己，李文华居然还开心地吐了吐舌头。

周老师又环视了一周教室里端坐的同学们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谁能告诉我吗？”李文华说：“周老师，我们在帮助楼下拾瓶子罐子的人，我还特意从家里拿了过来呢。”周老师的头探向了窗外的楼下。这间位于四楼教室下是外面的马路边，果然有一个老人正佝偻着身子在人行青石板道上收拾那些散落一地的瓶子罐子，旁边一个大袋子里都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另一个大袋子也不断地在往里面装。

周老师回过头问李文华：“你的主意？”

李文华抬头挺胸，颇有几分自豪地说：“是的，是我的主意。”

周老师说：“要帮助别人，我们还可以有更好的办法。”

李文华说：“我……”上课的铃声骤然响起，李文华还来不及说什么，周老师说：“上课。”

午间，周老师绕了一圈走到了学校外的马路上，那个老人果然还在。看到周老师，老人似乎知道她来的目的。“你是那些孩子的老师吧？他们都是好孩子，你可别批评他们呀。”

周老师说：“对不起，是我没教好他们，他们这样扔给你很没

有礼貌，我代他们向你赔罪。”说着，周老师还从身上掏出了一沓钱，递给老人。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的老人，像一棵摇摇欲坠的老树。

老人说：“不用不用，其实我收拾这个并不是为了钱。”又说：“你们班上有个孩子，个子高高的，脸蛋圆圆的，额头上还有颗挺明显的痣，他也给过我钱，我其实有钱，我有退休金，我并不缺钱。我是因为有一天路过，看到几个丢在路边的瓶子罐子，影响了周边的形象，就顺手捡起准备带走，大概是恰好被那个孩子看到了也因此误会了，以为我是专门收拾这些东西的，刚好我也没事干，先前第一次我收拾的时候腰还弯不下来，差点摔了一跤，现在每天这样跑来跑去地捡东西，反而身子骨利索了许多，而且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下午第一节是周老师的课。周老师刚走进教室，就听到一记响亮的声音：“周老师，谢谢你！”着实吓了周老师一大跳。那个声音的主人，正是李文华。李文华还顺势朝周老师鞠了一个躬，又说：“是我一直误会了你，以为你经常冷着脸，是个冷酷无情的人，现在我知道了，你是一位非常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好老师，对不起！”整个教室瞬间掌声雷动。肯定是周老师去找老人，给老人钱的事情被楼上教室里的学生们看到了。面对这样一个热烈的场景，周老师也惊呆了。与其说是惊呆了，不如说是被感动了。从教这么多年，一直背着“灭绝师太”名讳的周老师在这一刻突然间笑意满满，又热泪盈眶。

全班同学第一次看到周老师笑得这么欢，也都快乐地笑了，伴随着的掌声连绵不绝。

一年四季，晒坝和庄户人家忙着秋收，闲着冬藏。粮食在晒坝晒过，藏进粮仓。新娘从晒坝走过，纳入洞房。冬天，么奶奶和她的儿媳妇坐在晒坝里晒冬阳，纳鞋底。她们旁边的摇篮里，多了一个娃——方方么爸当了爹。

一季冬阳晒过，二十季冬阳晒过，么奶奶晒进了屋后的坟莹，方方么爸的新娘晒成了半老徐娘。冬阳晒得她脸上的皱纹也开始浅浅弯起来，晃一晃，她成了二十年前的么奶奶。

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天不下雨，根明大伯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扫晒坝。扫完晒坝，根明大伯坐在晒坝的石墩上抽有过滤嘴的香烟。根明大伯五十岁时，提前退了休，

轮给三哥一个内部招工的机会。根明大伯有退休工资，不帶过滤嘴的烟，他不抽。根明大伯抽着烟，等那些路过晒坝去镇上赶场的人。根明大伯要逮那些平辈的李姓人和陈姓人。逮住一个背米去卖的，根明大伯先声夺人：“我大娃儿好有孝心喔！卖了米给老子买猪脚哇？要炖烂一点哈，老子牙齿不好了……”来人不示弱：“么儿乖，不要撵路哈，等老子卖了米米给你买糖糖……”背米的妇女不愿意当别人的“娘”，在晒坝里调笑时自称

晒坝上的人

□宋扬

“老子”……根明大伯等完上街的，转身进屋忙事情。估摸着镇上散场时，他又踱出来坐在石墩上等。高声武气的骂骂声又接二连三地在晒坝响起……冬闲时，根明大伯和晒坝一样悠闲，和旺财一样悠闲，和去镇上赶场的人一样悠闲。

七十岁后，扫晒坝前，根明大伯多了一件事——抽了几十年烟的他手握长扫把，必先来一阵山呼海啸的咳嗽。慢慢地，根明大伯的咳嗽声比以前更惊天动地了，他的过滤嘴香烟和烧酒已经戒掉——根明大伯的体检报告单是死亡威胁。

根明大伯低声一叹的时候，晒坝跟着“唉”的一声，吐出一口老气。二十年间，大地震动了好多次。一天下午，晒坝的地基史无前例地愤怒了，颤抖了，咆哮了，晒坝的身体跟着地基愤怒了，颤抖了，咆哮了……咆哮后的地基坑洼注

注，如同么奶奶的晚年。地基扯裂了晒坝光滑的肌肤，扯断了乒乓台的线条，扯歪了规整的装饰图形。

开春后，去年遗落在晒坝裂口里的油菜籽发了芽，麦子冒出了小苗。一棵，一弯，裂纹在晒坝蜿蜒，小苗也在晒坝里蜿蜒。小苗带着更多的泥巴从晒坝下爬上来，紧挨晒坝的水缸里的水从水瓢洒落下来，泥巴与水长成了一层薄薄的青苔，青苔遮挡了晒坝青灰的脸，青苔的故事藏满时光的忧郁和悲伤。方方么爸的小孙子在晒坝里学骑自行车，自行车轮胎把青苔梭成一摊烂泥，草虫、蜈蚣从烂泥里爬出来，惊慌失措四下逃散。孩子和自行车倒在烂泥上，孩子哇哇地哭着抱起石头砸青苔，石头在晒坝身上砸出新的裂纹。

孩子无法原谅晒坝的苍老，晒坝的苍老只有方方么爸和根明大伯知道。方方么爸的

土屋十年没有住人。他和么妈跟着他们的儿子进了城。雨水淤烂了屋顶的稻草，雨水在土墙上泪流满面。泪水一槽槽带走泥巴夯筑的墙体。么奶奶坟堆上的首蓿铺天盖地漫过来，骑上矮墙的身体，勒住矮墙脖子。土墙塌了，黄色的肌体消失在一堆枯黄的杂草中。杂草不可阻挡地占领了整个晒坝——首蓿、刺泡儿、苦蒿、矮棵一大片一大片笼罩了晒坝。从距离晒坝不出五十公里外的机场起飞的巨无霸正朝着远方直线加速。在飞机上应该是看不见晒坝的，十年前看不见晒坝的晒坝，十后更看不见淹没于荒草中的晒坝。大地上的一切包括晒坝充其量只是太空眼里的尘埃。站在晒坝仰头看轰轰飞过头顶的飞机，飞机的姿态没有一只麻雀轻灵，它的身躯也渺小得不如眼前一只肥硕的画眉鸟。

远方太远。飞机载着他们飞向远方，他们中当然也包括在晒坝里出生、婚嫁、劳动、调笑的我们。晒坝注定无法离开，它在村庄诞生，又在村庄把自己埋葬。晒坝的存在、演化、完结、重生都蕴藏于轮回——晒坝在泥土中站起来，陪着坝上的人走了一遭，又在泥土中倒了下去……



吃在秋

□许冬林

秋风起，就想起草原部落。草肥马壮，放眼望，江山格外辽阔。人到中年，越发觉得体格健硕，决定了一个人的心胸眼量。吃好了，身体有了，胸怀就有了，就敢提笔勾画宏图了。

吃在秋，在秋之山野。

我喜欢春秋两季进山，春为食笋，秋为食栗。秋天，看罢才霜红的乌桕与枫叶，在莽莽大

山之下的某个山野小店或农家乐，定要点一盘仔鸡烧板栗吧。坐在松木桌子边，面对店家端上来的那盘红汪汪金灿灿的山肴野蔬，只觉得大山和秋野如此敦厚待人。而才过完的那个漫长的苦夏，也被眼前的鸡肉与板栗香熏染得有了绵长的回甘之味。

万物生长，到了秋天，那肌理之间都透着实诚的意思。因为过了一春，又过了一夏，有漫长的时间参与其中，就少了轻薄浮躁，多了沉静静穆。

秋食山野乌桕枫叶之色之美，也食家禽果蔬的味之美，所以，在秋天因为吃而贴上的这层秋膘，也隐约透着山水壮阔的意思了。举目远望，季节一步步向萧瑟苦寒之境深入，雨雪霏霏的日子长得很，披上这层山水壮阔的秋膘，带着这温层柔软的脂肪，向风雪征伐，向春天挺进。这样，对于一切，都有了信心。是不惧，是静等。

如此，在秋天，开怀一吃，真是一件接地气的事。吃出一层秋膘来，可以是真理。所有的哺乳动物在越冬之前，都需要为自己在肌肤之下储存黄金般珍贵的脂肪。

吃在秋，也在水乡泽国。

一到秋天，我就喜欢频频回乡。成年人的所谓思乡，许多时候是思着念着故乡的美味。秋风一起，待合肥芜湖路的老梧桐开始落叶了，我便要回老家吃螃蟹了。老家是长江边一小镇，菜市场里，我最喜欢逛的是卖鱼虾螃蟹的区域。

鱼虾螃蟹都是活着来菜市场的，它们不能躺平，一躺平就掉价。它们不解人间忙碌，在塑料大桶里摇着尾吐着水，嬉戏中待售。到菜市场的水产品区看鱼虾潜跃，会觉得每一日都这样充满生气，最能治愈心情低落。

我喜欢买小杂鱼，一堆小鱼里有昂丁、鲫鱼、白鱼，甚至还有鳊鱼，有时还掺几尾河虾在其间。小杂鱼清洗滤水后，菜籽油、姜丝入锅，简单烙过鱼身后，便加热水煮，煮时筷子再挑点猪油放入汤汁里。诸样小鱼，各有其味，放在一起混煮后，各种味道又相互成全，然后综合，成就一锅滋味丰富的小杂鱼——钙质丰富，蛋白质丰富，微量元素丰富，够鲜。吃这样的小杂鱼自然不会添膘，但鱼汤最能佐饭，有此鱼汤，一餐

饭扛上两三碗米饭不在话下，到底还是让人添膘了。

买鱼时，我肯定还要买螃蟹，这真是贪吃了。一年当中，若没好好吃个秋天，便算是虚度一年。一秋当中，若不是足足吃上几顿螃蟹，便算是虚度一秋。

吃螃蟹，我倒不喜欢清蒸。清蒸太文气了。我喜欢煮。螃蟹买回家，刷外壳，刷腿盖，清洗干净后入锅，放清水适量，放盐少许，放姜，放朝天椒，盖好，起火。

螃蟹性寒，加了姜和辣椒和水煮后，姜味和辣味深入蟹内，去寒卓有成效。吃蟹时，剥开蟹盖，先吮吸蟹盖里的汤汁，美味无比。只有和水煮过的螃蟹才有这样情意绵绵的汤汁。然后佐镇江醋食膏黄，食蟹肉。

一个人的秋天，在食蟹里抵达最高光的时刻。

天地生万物，那么多美味的食物在秋天殊途同归，抵达我们身体这个小宇宙，最后转化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如此，我们在人间行走，像是奉着万物的嘱托了。

得胸怀点什么，把路走得长远一些。

石板河探幽

□余文飞

一条河就是一个精彩的故事。石板河自然不例外。石板河系山间峡谷，潺潺的山泉水汇聚而成，先注入凤龙湾，后流入牛栏江，是牛栏江的一条支流。

顺着峡谷而走，两岸是绵亘的高山，陡崖杂陈，或巍巍耸峙，或幽深纵横。站在高处远远望去，那蜿蜒曲折，陡峭幽深的峡谷，两边是以片岩为主的堆积，像极了亿万册图书，层层叠叠地胡乱码放。谷底的一条水流，酷似一根绿带，随着峡谷的迂回盘曲，在大地上蜿蜒飘舞。

石板河的奇特在于它流域的河床、河堤、河底都是石板，恰似大自然中有神秘的能工巧匠精心定做一般。石板河是含蓄委婉的，它没有一马平川的壮美，没有一泻千里的奔放。它在前面流着，你在后面跟着，流着流着它忽然遁入虚无。等你赶到近前，它又豁然呈现，或是一处飞瀑倾泻，或是一处小桥流水，或是一处激流勇滩，或是一处漩涡低回。“安知清流转，忽与前山通。”徜徉在石板河，不会缺乏惊讶、欣喜。

石板河的美是一种野趣的美，它没有过多琐碎的粉饰，宛若一位不著粉黛的黄毛丫头，无邪、天真、烂漫、清纯。

水是野的。它沿着河谷走跑奔跳，你琢磨不透它的轻重缓急。它时而静若处子，在石板上摊开身子，懒洋洋地梳理绿苔。时而动若脱兔，从断崖前义无反顾地飞身跃下，激起漫天水花。它时而狂啸呼号，拍打着岩石，把峡谷冲开一溜深槽，急转直下。时而在石滩上顽皮撒泼，挖出几个浅窝，留下一串珠翠。石板河的水就是无数精灵的精灵。

石是野的。如果说石板河里那些涌动的水流是精灵，那么那些平铺水底的，昂立岸边的，突兀山前的，隐身潭底的，掩映草丛的，探身树梢的石头，就是山魅。它们毫无章法，奇形怪状，与两岸的青山，峡谷的碧水相映成趣。但看那珍珠瀑碧石如玉，

神秘谷巉岩林立，情人瀑怪石嵯峨，青龙峡断岩对峙，一线天乱石穿空，珍珠滩重岩叠嶂。“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置身其间，那些奇石怪石，仿佛等着你来命名呢，你喜欢叫它们什么，它们就应着声活成你心仪的物件。

石板河景致是野的。它们都在随意留心处，等着你去发现。绵细冗长的青苔，在水底招手；奇花异草逐流而居，宛若流水五彩的裙裾；布满苍苔的石板，等着你挽起裤腿，赤足徜徉，放肆一回小小的心情；一朵落花一枚落叶，随波逐流，足以带走你淡淡的忧伤；莫名的小花，绽开烂漫的笑容，蝴蝶飞来，蜻蜓飞来，还等着你的心情飞来。你想唱一首歌，有淙淙流水为你抚琴，有阵阵松涛为你伴唱。你想吟一首诗，有飞舞的蝴蝶为你伴舞，有幽静的山壑为你回响……你可以充分地境由心生，感受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绮丽。

景致的野，更在那些连绵不绝的瀑布群里。上游的珍珠瀑布，平缓的石板上，错落有致地滚开碎玉，到陡崖前，顿化珠串，像一群顽劣的孩童，手中跳动的玻璃珠，又像迟醒的美人，掀动漫卷的珠帘。中游的情人瀑布，一雌一雄的两股水流跳出笔直的陡崖，飞泻而下，雄者阳刚壮美，声震长空，雌者婉约贤淑，倚崖漫步，二者一起掉落潭中，嬉戏交融，让人浮想联翩。下游的珍珠滩瀑布，陡崖上阳关三叠，忽而陡峭，忽而平缓，忽而婉转，忽而开阔，镶满碧绿的苔藓，仿佛一块奇巧的翡翠。那清澈的水流，宛若从上倾泻而下的万颗珍珠滚动。翠玉明珠，玉润珠圆，熠熠生辉，闪闪夺目。至于一路上那些峰回路转，辗转腾挪在峡谷间、乱石中、石板上、小桥下的平平仄仄的小瀑布群，风姿各异，自有游人各自领略顿悟的妙处。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石板河的山为水动，水为石动，石为人动，人为景动，整个峡谷恍若活了一般。



渔者

罗树株 摄影

去寻找一个叫风坑的地方，纯属临时起意。

傍晚，下了一场雨。整个下午，我都坐在窗前鼓捣电脑。饭后，我决定出去走走。

撑了伞，从村委会出来，向左或者向右，都可能构成一种偶然。我选择了右。进村时，我们的车子是从左来的。

路上行人稀少。经过一片荷塘，遇见一个冒着雨清理排水的妇人。再往前走，发现一条岔路，似乎往一座山攀升。我有一些脚蹩，此时天已向晚。两个女孩儿从身边经过，我问，从这儿上去，是什么地方？一个大的女孩儿告诉我，是风坑。

我被风坑这个名字吸引了。我想去看看，风坑是不是装满了风。

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说说，作家邵风华说：“装满了我。”是的，我们平时都叫他风大师。我想起了海子的诗，回复说：“秋天，十个风大师在风坑复活。”朋友们都笑了。

走过去，果然是一条上山的路。路的那头，许是另一座村庄吧。有风，从山间时时吹来。此刻的温度，是清爽而适意的。路的两边都是密密实实

寻找风坑

□朝颜

的草木，山区便是这样，草木永远比人和动物多。

想到动物这个词，忽然有一些害怕。我一个人，一把伞，一边走还一边看着手机，毫无防备之心。如果这时踉跄出一只野生动物，伤人的那种……

我在想，要不要继续往前走。路还在向上攀升，看不见拐弯处的前方有什么。只有无边的草木，默默地陪伴着我。这时候，竟然想起安然，想到她盘桓了好几年的羊狮寨。她曾说，走在原始森林里，从不知道害怕。从未遇见过伤人之物，就好像它们都让着她一样。

其实，哪座山上没有隐伏的危险呢？我选择继续前行。多好呀，我站在了高处。我能看见群山掩映下的村庄、田园。它们如此恬静、安详，仿佛几百年上千年从来都如此稳重地端坐着。

雨越来越小，后来竟渐渐地停了。不经意回头，看见一抹夕阳的余晖升起在西方。我把这一切，都看作对我的恩赐。一路上，除了遇见一辆小汽车迎面而过，我再没有看到什么人迹。动物们都让着我吧，我没有出来吓我。只听见唤归的鸟鸣，一声一声叫得紧。

我要在这里待多久呢，一切都随我的心意。也许以后我可以清晨来这里爬山，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事实上，这一天我注定无法穷尽通往风坑的路途。天色越来越暗，返回是唯一的选择。就让风坑继续住在想象中吧。

借着惯性，匆匆地往山下走。走到上荒小学旁边，我正想探究一下，学校里是否有灯火，如果是这样，那里一定住着年轻的教师，像我从前教书的小学校那样。忽然听见身

后哗啦啦地响，是风吗，似乎不是。我清醒过来，是雨，是暴雨。它们追着我旋风般地平推过来，欲将我裹挟进它的威力之下。

这是我第一次切实感受到被暴雨如此近距离地追赶，想起祖母说过的话：“雨是长了脚的。”她生前教过我那么多，而我永远只在亲身体验时才牢记。

我撑开伞，疯子一样跑动起来。此时到村委会仅百米之遥，我还是被它追上了。尽管有伞，淋湿仍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却想大笑。有多少年，我没有被什么力量那样猛烈地追逐过了。

晚上，曾在上荒村常驻过的那个人打来电话。他善意地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比如野猪，比如蛇，都是上荒村数量很多的动物。而我在整个行走过程中，竟根本没有想到过蛇。事实上，蛇是我最惧怕的动物。

他还告诉我一句俗语：七月蛇拦路，八月蛇上树。他真是好人。

我还没有抵达风坑，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总有一天我要抵达，也许想象中的风坑远比现实中的风坑更美好。